

北方

少数民族萨满教美术

探析

色音

提 要:本文通过对北方少数民族萨满绘画的分析,认为萨满画在整个萨满文化体系中起着审美、装饰、符号以及认识功能等多种功能。其中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尤为重要。萨满画在通过人的视觉使神灵的形象具体化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萨满画可以认识和了解萨满教的基本思想和观念。

关键词:萨满教 萨满画 北方民族 审美功能

中图分类号:J19

作 者:色音,男,蒙古族,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735

萨满在中国艺术史上,尤其在北方民族美术史上扮演了一个出色的自然“美容师”的角色。这一点在天山岩画、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等北方民族先民留下来的岩画中得到了证实。考古学家和岩画学家在北方民族古代岩画中发现了大量的萨满教岩画。那些萨满教岩画不仅是有较高的考古价值,还有非常珍贵的艺术价值。它的学术意义在于为我们研究萨满教的起源、发展以及早期的观念形态等提供了可贵的形象资料。在那些萨满教岩画中既可以看到萨满教自然崇拜的痕迹和图腾崇拜的遗存,也可以看到萨满教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殖行为的影响。

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在岩画艺术中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如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曾发现有“翁贡图”、“狩猎舞蹈图”、“宗教祭礼舞图”等。在查干扎巴岩画中有手执铃鼓的萨满巫师形象;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祭祀查干扎巴山崖神灵的诗文中也说,在群山有你们的宝座,在山崖上有你们的神像。这些都充分说明蒙古族古代萨满教文化与岩画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岩画之外,萨满教的绘画艺术还表现在萨满神像以及萨满法具和法服上的装饰图案中。大多数民族的萨满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神像。除有些神像是刻制而外,大部分是绘制的。目前,在满族、锡伯族、赫哲族、蒙古族等民族中都发现了一些珍贵的萨满教神画。其中既有祖先神像、图腾神像,又有守护神画像和萨满作法画像。有些民族的萨满画像起源较早,而有些民族的萨满画像是较晚近的时候才出现的。如,锡伯族萨满画像的起源不仅较早,其种类也较多。据《锡伯族图录》一书介绍,从吉林省榆树县老哈深村的汉代鲜卑墓葬中出土的牌饰上的神兽可能和鲜卑人的图腾崇拜有关。这种动物牌饰,类马似牛,是北方鲜卑等游牧民族十分喜爱的一种装饰。《魏书·序记》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这种神兽或称瑞兽,传说在东汉鲜卑人南迁时,曾引导他们走出大兴安岭,平安到达南方大泽(今呼伦贝尔),因而成为鲜卑人崇拜的图腾了。

近年出土的带钩上神兽图案也被证明与锡伯族先民的图腾崇拜观念有关。锡伯族先民是我国最早发明制造革带和带钩的。新疆锡伯族老人回忆说,过去他们自制的带钩上,确实铸有似狮非狮、似狗非狗、似鹿非鹿的动物头像,以示崇拜。

近年来在锡伯族民间发现的一些萨满画像,画面构图比较对称,画面上往往表现了萨满教的神祇崇拜和图腾崇拜观念。在黑龙江省锡伯族家庭中发现的祖神画像上还画有太阳、月亮和北斗星。这无疑表现了萨满教的日月星辰崇拜观念。吉林省双阳县土顶乡佟姓锡伯老人保存的兽皮“喜利妈妈”示意图中也体现了对日、月、天地和对生殖的崇拜。鄂温克族萨满神衣上的图腾物装饰也很多,双肩、双臂、前胸、裙子飘带上面都缀满了各种图腾崇拜物。“雷神”的造型十分特殊,体态造型分主躯干和分支躯干两部分,主躯干和分支躯干造型都是柳叶形。其中主躯干上部两侧凿出对称的4个小孔(每边两小孔),把4片小柳叶形饰片顶端以环扣扣于小孔中,形成了在主躯干左右对称的双撇式柳叶形造型。这样整个雷神的塑造便完成了。雷神有两个,被视为一公一母,其造型相同。这种雷神的造型与其他民族把雷神人格化的造型完全不同,而是从自然现象中观察出来的特殊形式。在他们看来,在阴天下雨时,天空中的闪电所形成的雷击纹路形状,就是雷神发怒迹象的征候。所以他们在塑造雷神时,把闪电形成的主纹路和支纹路组合在一起规范化并以他们所熟悉的柳叶为形塑造出来了。这种造神过程充分说明,这是他们从模仿自然现象中,在观念形态的支配下创造出来的意像雷神。这更显示出了原始造神的特征。

对日、月的图腾崇拜是人类早期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崇拜大自然的又

一种意识形式。盖山林先生在内蒙古南部阴山山脉对大量古代北方民族岩画的考查中,曾发现过一个双手举过头顶的人物形象,在其头顶上刻绘有烈日当空照耀的图形。而在鄂温克和鄂伦春族中,就有膜拜太阳和月亮的古老民俗。鄂伦春族在正月初一要膜拜太阳神;而正月十五夜要祭拜月亮神。他们把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以造型的手段表现出来,饰于萨满服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从狩猎鄂温克人的日、月造型特征来看,都是较为写实的风格。太阳神是以圆环铁片表示,在一个边上打眼,系绳。而月亮神则为月芽形造型,在月芽形的上端有小方形铁片,其上打眼系绳。没有更多的神话般的想像,而是以自然的太阳和月亮形象为依据,有区别地较为写实地再现了他们心目中的崇拜物。

在狩猎鄂温克人萨满神衣上各种动物图腾崇拜造型中,天鹅居首位,其他有奥腾鸟或者是嘎斯鸟、布谷鸟、野鸭等,还有熊、狼、野猪、鱼等。天鹅在动物图腾中有很高的地位,被视为神的使者。天鹅主要装饰于神衣的前胸兜兜上,在左右前胸兜兜上有竖式横列重叠的天鹅约二十对。两排天鹅头向内,在每排天鹅的上端,各有一只向上展翅飞翔的大天鹅。在双排昂首相向的天鹅之间,饰有一面小镜(实为太阳神)。天鹅造型多为立于陆地的天鹅侧影,没有更多的修饰和刻画。而飞翔状的两只天鹅造型较为夸张,为鸟瞰式天鸟形象,呈十字形,脖子很长,双翅展开成“一”字形,翅膀有力,有一种向上的动势。天鹅作为候鸟对鄂温克人认识掌握季节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他们原始“物候历法”中的主要吉祥物之一,所以成为一种信仰民俗现象。居住在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人,对天鹅是非常敬重的,每当春秋天鹅飞过头顶时,他们都要把鲜奶洒向天空表示敬意。所以天鹅造型出现在图腾崇拜行列是不难理解的了。

其他动物图腾造型上,都采用比较简练的表现方法,如狼、熊、野猪、布谷鸟、奥腾鸟或嘎斯鸟的造型,都近似于平视的剪影形。水鸭和鱼的造型都采用鸟瞰式,水鸭身为柳叶形,在柳叶形身躯两侧各有一只刚刚展开的翅膀,鸟瞰形似汉字的“个”字。鱼的造型为柳叶的形体,在柳叶形的背面刻画几横线。而奥腾鸟的造型为侧影形,体态如在河边昂首行走的样子,制作者为了增加鸟的动势感,在脖子上故意拧了几个圈,使鸟的长脖子上呈麻花形饰纹。后又在鸟形侧影背部,装饰了几条平行阴刻直线纹,以示鸟的翅膀,略略增加了平面造型上的立体层次感,也算是侧影造型中的体感与动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神衣饰件中工具崇拜物不太多,在裙子上垂挂有“人”字形的铁片,为剪子的造型,据他们说有一种剪断恶魔的神力。

狩猎鄂温克人的萨满帽造型近似于“瓜皮帽”,其上顺着瓜皮帽的外形用铁条做

了圆圈,在圈上又架起了两条弧形的“田”字格形帽架。在左右的弧线上端有间隔地装饰有一对相向的小鹿角。鹿角装饰有3支叉,在这里表示萨满神灵的落脚点。在帽子后面垂饰红、黄、蓝三色布条,以表吉祥。

萨满神鼓是以鹿皮或犴皮制作的单面鼓,多在椭圆形木框上以湿板皮包缝而成,在鼓背面从木框上系3根皮条系于中心,即可手抓皮条击鼓起舞。鼓面上多绘红、黄、蓝三色圆圈饰纹。鼓槌用狍子蹄做成,间或也有木制的。木制鼓槌顶端多包镶一层有毛的兽皮。槌背多刻有几何形纹样或“火”纹图案,充满了对火、天、地的原始崇拜意识。

从狩猎鄂温克人萨满神衣、神帽、神裙、鼓及神鼓槌装饰造型及各种图腾的造型特征来看,除了神灵和雷神的造型比较特殊外,其余基本上采取了写实的直观表现方法。这些形象都是他们从狩猎生产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并且是以简练概括的手法塑造出来的,是在原始狩猎时代原始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铁的输出对狩猎鄂温克人来说是清代以后的事了。但从观念形态、图腾物的众多及造型特征的原始来看,仍然属于原始艺术的范畴,也是制作者原始审美意识的一种客观的反映,但在这里审美意识并不处在主导地位。

在狩猎鄂温克人的整个萨满教造型艺术中,立体造型艺术形式即木雕、布偶及皮偶等也占有很大比重。在他们举行的萨满教各种仪式中,对各种动物图腾崇拜的需要促使他们以各种手段来塑造崇拜偶像的实体。这就很自然地使他们经历了对立体造型艺术逐步认识掌握的过程。我们依据狩猎鄂温克人“玛鲁”神的塑造过程来说明这一点。

“玛鲁”神是狩猎鄂温克人对诸神的统称,是由十二种神偶组成的,其中主神是“舍卧克”,其他有小鼓(萨满教神鼓的象征)、剥下全皮的“嘎黑”鸟、皮绳、驯鹿笼头、灰鼠皮、刻如那斯皮(白尾小动物)、水鸭皮、舍利(最厉害的蛇神)、乌麦(保护儿童的神)、阿隆(保护驯鹿的神)、熊神等,这些神偶一并装入一个圆形皮袋之中(也有的装入以桦树皮做内胎的皮口袋中)。其中驯鹿的保护神——熊神是以小熊皮制作的(通常是一公一母的皮)。制作时,在筒式熊皮内从底部塞进杂物,使其成为立体形熊神偶像。这种极为简单的立体造型的出现,说明在狩猎鄂温克人中,已经萌发了立体图腾造型的朦胧意识和对立体偶像造型的迫切需求心理。这种在崇拜的图腾动物皮内塞进杂物,使图腾偶像立体化的过程,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所致,应该说是狩猎鄂温克人立体造型意识上的一次飞跃。鄂·苏日台将这种在皮内塞物使偶像立体化的时期,称为北方狩猎民族立体造型艺术的“临产期”,即从实物崇拜

向立体造型崇拜的过渡期。

日本学者秋叶隆在我国东北鄂伦春族地区进行萨满教调查时看到了很多萨满画像。他对其中之一“卓拉(jol)”神像描绘如下:jol是不放进神包里的。在长一尺五寸、宽一尺二寸的獐皮上用马尾刺上一对女神像的轮廓,吊在帐篷中央即玛鲁左边的支柱上,因此可以仔细观察。而且并非只见于萨满的家,在所有帐篷里都能见到这位神。它是祈祷生活富裕和马生良驹的神,谓之为马的守护神。母马生驹时取马驹的尾毛放进这个神像下面的袋里,并以马乳敬神祈求每年马生良驹,并传说当怠误这个祭祀时家境就会贫困。还有的帐篷里挂着木刻的马驹像、獐骨碎片和布片等,无论是神的替身或供物,它是构成神体的一部分。jol是从蒙古语中表示幸福、命运等意思的jol一词演变而来的说法恐怕是正确的。

蒙古族萨满画像的种类更多。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从世界各地民间和博物馆中收集了大量的蒙古萨满教神像,仅在他的《蒙古宗教》一书中所收神像就有战神腾格里像、腾格里苏勒得神像、达延山神像、蒙古家神像、成吉思汗祭祀图等种类。

萨满画在整个萨满文化体系中有着审美、装饰、符号以及认识等多种功能。其中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尤为重要。萨满画在通过人的视觉使神灵的形象具体化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符号功能和认识功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萨满画中往往用特定的符号象征特定的事物,并用符号来具现抽象的观念。美国社会学家甄克思曾指出:“最初的绘画和雕刻是用于记事或交流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满画在萨满教文化体系中起着“宣传画”的认识功能。人们通过那些萨满画可以认识和了解萨满教的基本思想和观念。

《锡伯族图录》,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参见鄂·苏日台著:《狩猎民族原始艺术》第60页。

[日]秋叶隆:《鄂伦春的萨满教》,见《民族学研究》第二卷,第四号,1938年。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论》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